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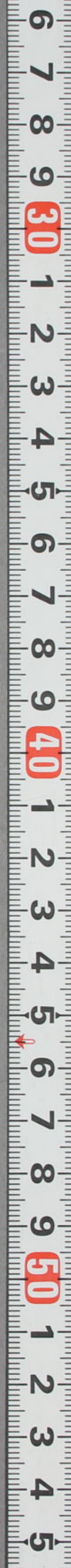


册府元龟

卷之六百九十七
至七百



13
849
229



明 4 3
849
229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泰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象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二十七

酷虐 苛細 驕逸 邪佞

酷虐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老子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故歷代史官以酷吏叙傳者其貶惡亦深矣自秦網凝密不務教化滅絕仁義殘及至

親上之所行下有甚者至於守土之吏又何足論本
 其為術出於法家故其御民也若薙氏之去草既蘊
 崇之又行火焉漢承秦弊凡事簡易禁網踈濶僅至
 刑措然吏二千石而下以能挫豪猾威震郡國為已
 任者亦比比而有其弊也水慘火烈鷹擊虎怒以刀
 鋸為治具流膏血於境內急若束濕害過屠伯充積
 寃氣鮮聞令終斯乃椎埋刻薄之人非鄉黨禮義之
 士任官苟失何世無之如狼牧羊誠非虛語則其理
 之政得不慎擇其循良也哉

漢周陽由

周陽姓由名也

景帝時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

修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

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

撓亦屈曲也

所居郡必夷其豪

寧成為內史抵罪家居武帝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

公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成為濟南郡尉其治

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帝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

關吏稅隸郡國出入關者

隸閱也

號曰寧見乳虎無值

寧成之怒

猛虎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值當也

其暴如此

義縱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

不拾遺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關都尉寧成家居

南陽及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

遂案甯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

南陽孔氏暴氏二家素豪猾者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

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平氏杜衍二縣名遷為廷尉史軍

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

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人相

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一切皆捕

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為解脫死罪盡

殺之鞠窮也是日皆報殺二百餘人奏請得報而論罪郡中

不寒而慄猾民佐吏為治百姓有豪猾禁為罪惡者今畏縱之嚴反為吏耳目

助治公務是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

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言如鷹隼之擊奮毛羽執取飛鳥也後會

更五銖錢白金起更改也民為姦京師猶甚迺以縱為

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

必以氣陵之言溫舒雖酷惡而縱又甚也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死

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盜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

斬殺縛束為務闔奉以惡用矣

王溫舒為廣平郡尉釋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

牙豪傑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為吏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

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

溫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法謂行法也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避回謂不

書意捕擊也 以故盜不敢近廣平 事具牧守 遷為河內太

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

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 以私馬於道上往往

也 置驛 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畧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

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 以贓

致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倍 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

論報至流血十餘里 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 河內

皆恠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大吠之盜其

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令

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 其好殺

行威不愛人如此

尹齊為淮陽都尉所誅滅猶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

妻下去歸塋

田雲中祁連將軍廣明之弟為淮陽守亦敢誅殺吏

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嚴延年為涿郡太守疾惡太甚中傷者多猶巧為獄

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

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

而論殺 總集郡府 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 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

也 伯長 令行禁止郡中清正

尹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

鄭昌為太原涿郡太守南陽太守弘之弟也昌用刑罰深不如弘平

陳咸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罰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府謂郡之府以律程作司空司空主作役之官為

地曰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銹衣服不如法鉗在

頸銹在足皆以鐵為之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作程劇苦又既多故不勝痛也自絞死歲數百千人从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

後漢樊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

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羗胡畏之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嘗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

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李章為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

周紆為司隸較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雒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又為渤海太守每赦

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

楊球為平原相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

王吉中嘗侍甫之養子為沛相顥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

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慄恐慄懼也莫敢

自保及楊球奏甫球為司隸校尉奏收甫等乃就收執死雒陽獄

魏施畏丹陽人倪覬魯郡人胡業南陽人並為刺史郡守時人謂之苛暴

劉頽高陽人歷位宰守苛慝猶甚嘉平中為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暇專使為不怠過無輕重輒

粹其頭又亂杖撻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球錢所在市里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勅

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

苟晞為領青州刺史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州刑

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

晉裴盾為徐州刺史委任長史司馬與勸盾刑殺

立威大發良人爲兵有不奉法者罪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著怨

王廙代陶侃爲荊州刺史廙在州大行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荆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廙爲輔國將軍加散騎嘗侍

牟聃爲廬陵太守疑郡人簡良等爲賊殺一百九十人徙謫百餘人有疾見簡良爲崇旬日而卒

宋趙伯符爲徐兗二州刺史爲政苛暴吏人畏之若豺虎然而寇盜遠竄無敢犯境爲丹陽尹在郡嚴酷吏人苦之或至委判被錄赴水而死典筆吏取筆不

如意鞭五十

沈攸之爲郢州刺史爲政刻薄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罵辱將吏一人亡叛同籍符伍充代者十餘人而曉達吏事自強不息士民畏憚人莫敢欺

江謐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治苛刻僧遵道人與謐情款隨謐蒞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遵裂三衣食之旣盡而死爲有司所奏徵還遇赦得免

南齊劉季連爲益州刺史東昏仰位徵季連爲右衛將軍道斷不至季連聞東昏失德京師多故稍驕矜

本以文吏知名性忌而褊狹至是遂嚴愎酷狠士人始懷怨望

蕭士開為益州刺史嚴用威刑蜀人號曰卧虎

梁臧厥為晉安守為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

罰百姓謂之臧獸

後魏趙郡王謐為岐州刺史性嚴暴虐下人

元麗為雍州刺史為政嚴酷吏人畏患之後遷冀州

刺史入為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好殺無理

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

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况

殺道二百而言不多麗脫冠謝

元瞻字道周任城王澄之子為兗州刺史頗愛書史

而貪暴好殺澄深耻忿之絕其往來

薛忱為北廣平太守為治暴虐曾因公事一家之內

併殺數人為民所訟將致之罪遇患卒於郡

于雒侯為秦州刺史而貪酷安忍州人富熾奪民邑

勝脛纏一具雒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玉

隴客刺殺民王羗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已雒侯

生後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胸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

苦痛隨力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

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合州驚震人懷怨憤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孝文詔使者於州刑人處宣告民兵然後斬雒侯以謝百姓

胡尼爲宋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就家賜自盡李洪之爲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在任設禁姦之制有帶刀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享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於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百數刻害之聲聞於朝野

崔暹爲瀛州刺史貪暴安忍庶人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暹也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

王質爲瀛州刺史質在州十年風化粗行察姦糾隱究其情狀庶民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笞戮號爲威酷

元昭孝明時爲尚書河南尹聾而狠戾理務峭急所在患之尋出爲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爲人害元暹字叔炤莊帝初除南兗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

殺害累遷秦州刺史先秦州城人屢爲反覆遂盡誅
之存者十一二後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窺府人
及商胡富人等物詐臺符誣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
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

鄭伯猷爲青州刺史在州貪恠妻安豐王元延明女
專爲聚斂貨賂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
乃誣陷良民云欲反叛藉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
夫婦女配沒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
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作相每誠厲朝士
嘗以伯猷及崔叔仁爲喻

皇甫瑒爲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

北齊庫狄伏連爲開府鄭州刺史

厥酷不識士流

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伏連加以箠撻逼遣築墻
隋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至州發摘姦諂長吏尺布
斛粟之贓無所寬得千人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
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
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擗擗楚盈前而哭
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
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蝮蛇瞋長史
含笑判清河坐喫人文帝聞之歎曰士文暴過猛獸

竟坐免

燕榮為青州總管榮在州選絕有力者為伍伯吏人遇之者必加詰問輒禁撻之瘡多見骨姦盜屏迹境內肅然他州縣人行經其界者畏若寇讐不敢休息後為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莫不惶懼自范陽盧氏代為著姓榮皆署為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血流盈前飲噉自若嘗案部道次見藜荆堪為笞楛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將免爾及後犯細過將撻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况有過

耶榜楛如舊

田式為襄州總管顯以立威為務每視事於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婿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笞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上揮袖拂去之式以為慢已立棒殺之或僚吏姦贓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

元弘嗣除觀州總管長史在州專以嚴峻任事吏人多怨之二十年轉幽州總管長史于時燕榮為總管肆虐於弘嗣每被笞辱弘嗣心不伏遂禁弘嗣於獄將殺之及榮誅死弘嗣為政酷又甚之每推鞠囚徒多以酢灌鼻多椽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偽屏息趙仲卿為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兗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總管于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管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猛獸事多克濟雖是收穫歲積邊戍無餽運

王文同為嘗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吏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剡木為大楸埋之於廷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楸令其踣心於木楸上縛四支於小楸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懾氣元褒為齊郡太守煬帝與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褒詰之掾理屈褒杖之掾遂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褒大怒因杖百餘數日而死坐是免官

唐蘭謨爲武侯大將軍令於雒陽宮畱守謨性苛刻
遇下無恩縱有病者亦逼令就役小吏或懼威而自
縊者詔遣案驗使者以法繩之謨以爲詰已遂妄稱
疾密入京雖是坐免

崔湜爲襄州刺史請別開南山新路以趣商州役工
數萬死者十三四仍嚴錮舊道不許人行其新路每
經夏潦摧壓踣陷行旅艱辛僮仆相繼後湜流於嶺
表俄誅戮於路山南人先苦湜所役競以磚瓦投擲
其尸應時盡碎而商州奏請復依舊路而行
張仁愿爲并州都督府長史神龍二年檢校洛州長

史城穀貴盜竊甚衆仁愿一切皆捕獲杖殺之
尸填前門遠近震懾無敢犯者

令狐彰爲滑州節度使性識猜阻人有忤意不加省
察輒至斃踣

李選爲江西觀察使徇喜怒無辜而斃踣者不可勝
紀

李實爲京兆尹侍寵強愎不顧文法人皆側目貞元
二十年春夏旱關中大歉實爲政猛暴方務聚斂進
奉以固恩寵百姓所訴一不介意因入對德宗問人
疾苦實奏曰今年雖旱田穀甚好繇是稅租皆不免

人窮無告乃撤屋瓦木賣苗麥以供賦歛優人成之
端因戲作語為秦民艱苦之狀實聞之怒言之端誹
謗國政德宗遽令決殺京師無不切齒以怒實二十
一年有詔蠲王畿內逋租實違詔徵之百姓大困官
吏多遭笞罰剝割倍歛聚錢三十萬貫胥吏無犯者
即按之有乞丐絲髮固死無者且日死亦不屈亦杖
殺之京師貴賤同苦其暴虐順宗在諒闇逾月實斃
人於府者十數遂議逐之乃貶為通州長史制出市
人皆袖瓦石將碎其首實知之繇日營門自苑西出
人人相賀

韓滉為浙江東西兩鎮觀察使政令明察末年傷於
嚴憲嘗以縱人庶之殺耕牛政之蠹也巡內婺州傍
縣有犯其令誅及鄰伍死者數百人又俾推覆官分
察境內情涉疑似必真極法誅殺殘忍一判即勦數
十人月無虛日雖令行禁止而冤濫相尋
于頔為陝虢觀察使自以為得志益恣威虐官吏日
加笞罰掾曹姚峴不勝其虐與其弟汎舟於河遂自
投而死

李鄴為揚州節度使七年令行禁止擒摘生殺一委
軍吏參伍束手居人頗陷非法

王遂爲沂兗海等州觀察使遂器用不弘僻於聚斂而非廉撫之才但峻威刑以繩亂俗其所製杖笞率踰嘗制遂旣死監軍中使封其杖進呈上令出示於朝以誠廉使

李紳爲楊州節度使有舉子訴楊子江舟人不渡恐大試朝紳判云昔在風塵曾遇此輩今之多幸得以相逢各拋付楊子江其苛急也如此

周慕容彥超晉天福中累授磁單僕隸等州刺史志性輕脫人面獸心泐法爲姦是爲嘗態用酷虐爲氣勢以陰狡爲聰明故所至以貪苛聞執事者不勝其

苦然搜括盜賊必窮隱伏兇黠之輩竄奔他境而民善之民橫遭誑誤破家陷獄者不可勝紀

葉仁魯漢乾祐中授衛州刺史部內多盜賊仁魯每親自擒捕隨意殺戮濫死者衆嘗有羣賊部民聚而追之追至山林不復見賊矣仁魯至盡執追者爲盜悉斷其足筋曝於林麓之下宛轉號呼數日而死許遷爲單州刺史切於除盜嫉惡過當或釘磔賊人令部下鬻割

苛細

漢宣帝有言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若夫

不務寬大惟尚煩苛令既滋彰民不堪命政失寬裕俗所厭勞為之師長不其爽歟仲尼所謂苛政甚於猛虎其是之謂乎

漢臧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

米鹽細雜也

事小大皆關其

手其部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插痛以重

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為小治辯然獨宣以小至大

能自行之難以為經

經嘗也不可與嘗法也

鮑宣為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坐免歸家

王吉為沛相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嘗有微過

酒肉為贓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

後漢孫堪為左馮翊坐遇下促急司隸較尉舉奏免

官

魏王思為豫州刺史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

劉類為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暇專使為不

急過無輕重輒摔其頭又亂杖撻之牽出復入如是

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

簡省每出行陽勅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

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

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常自於墻壁間闚夜使幹

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相簡驗嘗案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插柵間嗚呼良久類以爲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察便使伍伯曳五官捽係弼入頓頭責之躬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詐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安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

晉王宏爲河南尹務爲苛碎後爲司隸較尉簡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度人不得衣紫紉及綺練錦繡武帝嘗遣左右微行觀風俗宏緣此復遣吏科簡婦人袒服至褻發於路論者以爲暮年謬妄由是獲譏於世坐免官

宋王玄謨爲雍州刺史令九品以上租役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

劉道濟爲益州刺史初道濟以五賊人帛玄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多至蜀土賞貨或有直數百萬者謙又限市絲綿各不得過五十斤馬無善惡限蜀錢二萬府又立治一斷民私鼓鑄而貴賣鐵器商旅吁嗟百姓咸欲爲亂玄奴旣懷志

忿聚黨為盜賊

北齊庫狄干為定州刺史不閑吏事事多擾煩

隋李德林為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為考司所貶歲餘卒官

唐潘好禮玄宗開元中為豫州刺史為政孜孜而繁於細事人吏雖憚其清嚴亦厭其苛察

于頔代宗大曆中為京兆尹為政苛細無大體及為河南尹以無政績代還

盧綦德宗建中初為京兆尹無術學為政苛躁虛杞惡之諷有司彈奏貶撫州司馬

呂渭貞元中為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在任三歲政理

煩碎

薛珏貞元中為京兆尹以勤身率下失於纖悉無文學大體

元義方憲宗元和中為福建觀察徵拜京兆尹歷鄜坊觀察使皆著程能趣辦之績然為政稍務苛刻人多怨之

崔詠元和中為嶺南節度使為吏清刻然不失大體政號苛碎

李紳文宗開城中為汴州節度使紳上言於本州置

利潤樓店從之議者以為與下爭利非長人者所宜
晉李永福高祖時為同州節度使性鄙狹無器局好
察人微事多有詆訐錐刀小過不能恕工商之業輿
隸之情官吏之幸皆善知之雖不欺詐不貪濁然自
任所見無所準的故人多薄之

驕逸

夫荷千里之寄布六條之政必勤郵而是務豈驕逸
而可恣其有以小人之質乘君子之器事其豪率不
拘簡節惟誇詭以自得率胸臆以行事聲色自娛奢
費無度受詞訟於遊獵畫龍虎於兵車及乎罪戾不

解猶悔自撥非不幸也

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後為左馮翊延壽在東郡時

試騎士

每歲大試也

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純

方領

以黃色素作直領也衣於記切

駕四馬傳總建幢棨

幢麾也棨存衣之戟

也其衣以朱墨繒為之幢文江切棨音啓

植羽葆

植亦立也羽葆聚翟尾之為亦今纛之類也植

音職

鼓車歌車

如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如駕祀時備法駕也

功曹引車皆

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

持幢旁轂

旁步浪切

歌者先居射室

都試射堂也

望見延壽車

噉咷楚歌

噉音咷呼之咷咷音滌濯之滌又它鈞切

延壽坐射室騎吏持

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

鞬弓衣也音居言切

使騎

士兵車四面管陳被甲鞬鞞居馬上抱弩負蘭

鞬鞞即鞬

鞬也蘭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鞬丁奚切鞬莫侯切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

驂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延壽又取官銅物侯月蝕

鑄作刀劍鉤鐙放效尚方事

鉤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殺人也鐙劍味

也又日鐙似劍而小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

假謂過貨

與倭同及治飾車甲二百萬以上御又大夫蕭望之

劾奏延壽延壽竟坐棄市

魏卑軌為黃門郎子尚公主居處殷富遷并州刺史

在州名為驕豪

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郡人衛臻計吏命婦出宴臻

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

晉魏志字允恭為樂平太守後遷章武趙郡太守雖

累郡職不以政事為意晝則遊獵夜誦詩書以聲色

自娛當時見者未能審其量也

宋臧質為徐兗二州刺史奢費無度爵命無章為有

司所糾

王僧達為宣城太守性好遊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

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詞訟多在獵所民或相逢

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

周朗為廬陵內史郡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

朗

獵郎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廨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虎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帝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虎之災寧關卿小物

後魏元志爲揚州刺史晚年耽好聲妓侍側將百人器服珍麗冠於一時

李訢爲相州刺史獻文以訢治爲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

北齊高季式爲濟州刺史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勲功不拘簡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中朝廷知而容之

唐李龜爲汲郡北海二郡太守性豪侈不護細行嚴武爲成都尹蜀士頗饒珍產武窮極奢靡賞賜無度或悅一言賞至百萬蜀方閭里以徵斂殆至匱竭然蕃虜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狡視事多率胸臆雖慈母之言亦不之顧

裴均自江陵節度使入爲僕射未幾出鎮襄陽居兩府凡十年荒縱無法度士流以爲穢耻

晉房知溫為兖州節度使厚歛不已積貨數百萬治第於南城出則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為務有幕客顏旉者正直之士也委曲陳其利病知溫不能用焉

邪佞

古人有言曰邪佞者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蠹賊也斯賢者疾之已甚之言也然而詩曰思無邪蓋將舉直以錯諸枉者也傳曰遠佞人蓋惡色取而行違者也若乃受專城之寄總方伯之任利姦而為用希世以取容或譖事權貴致毒良善或潛行賂遺苟圖爵寵

阿上意以媮合匱民力以示恩下不聊生自為得計斯先王之法所深惡者也亦復為英主之所察致偽行之靡顧彰厥心迹蓋無幾焉所以前訓謂其孔壬將聖言其厚貌者良謂是已

後漢移良安帝時為弘農太守時太尉楊震為中嘗侍樊豐等共譖遂策收太尉印綬遣歸本郡行至城西几楊亭飲醖而卒良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

涕

郵境上行書舍也

晉荀晞惠帝時為兖州刺史見朝政日亂懼禍反已

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卽貽都下親貴交州去潞五
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發信旦遣暮還

鞠仲爲慕容德青州刺史德僭位後因讎其羣臣酒
醜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
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仲曰陛下中興之
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帝顧命左右賜仲帛千疋仲
以賜多爲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
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

宋劉德願孝武時爲秦郡太守性狷率爲帝所狎侮
帝寵姬殷貴妃薨塋畢數與羣臣至殷氏之墓謂德

願曰卿哭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
撫膺擗踊涕泗交流帝甚悅以爲豫州刺史

南齊崔惠景武帝時爲南郡內史梁南秦二州刺史
又爲司州刺史每罷州輒資獻奉動數百萬帝以此
嘉之

劉悛武帝時爲益州刺史悛旣藉舊恩猶能悅附人
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傾資
貢獻家無留儲

後魏長孫道生明元時爲冀州刺史取人美女以獻
帝切責之以舊臣不加罪黜

寇臻字仙勝獻文末為中川太守時雒州刺史馬熙
攻號貪虐仙勝微能附之甚得其意轉弘農太守

薛懷吉宣武時為汾州刺史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

庶懷吉散騎常侍
其庶之庶子餌誘勝已共為婚姻多攜親戚悉

令同行兼為之彌縫恣其取受而獎勞賓客曲盡物

情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默然而

返既指授先期明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

饌相尋芻粟繼至逮於將別贈以錢縑下及廝儻咸

過本望其延納貴賤若此

韋景孝明時為武威太守內官賈燦與元乂為黨廢

靈太后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焉

景承靈意以其兄緒為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

以緒為西平太守比景代下已轉武威太守

北齊敬長瑜為廣陵太守多受財賄刺史陸駿將啓

劾之長瑜以貨求於散騎嘗侍和士開士開以畫屏

風詐為長瑜之獻齊主大悅駿啓尋至遂不問焉

隋魚俱羅煬帝時為趙郡太守因朝集至東都與將

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

帝不受因遣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

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

王世充爲江都郡丞煬帝數幸江都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彫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繇是益昵之

唐趙元楷太宗時爲蒲州刺史貞觀十二年駕幸其境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路左盛飾廨宇修營樓雉欲以求媚又潛餉羊百口魚數千頭將饋貴戚帝知而數之曰朕巡省河雒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物卿餉羊養魚彫飾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不可復行當識朕心改卿舊態

黎幹代宗時爲京兆尹大曆九年七月以旱故祈雨於朱雀門街造土龍悉召城中巫覡舞於龍所幹與巫覡更舞觀者駭笑彌月不雨幹又請禱於文宣王廟帝聞之曰丘之禱久矣命毀土龍祈雨減膳節用以聽天命俄而澍雨豐霽朝野相賀

少遊歷晉鄭二州刺史厚斂財貨交結權右以是頗獲遷擢後除桂管觀察使少遊以嶺徼遐遠欲規求近郡時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少遊乃宿於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月所費復幾何秀曰忝近職家累甚重又屬時物騰

貴一月過千餘貫少遊日據此之費俸錢不足支數日其餘嘗須素求外人方可取濟倘有輸誠供億者但留心庇福之固易爲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每歲請送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卽受納餘到官續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秀旣踰於始孳欣愜頗甚因與之厚相結少遊言訖泣曰南方炎癘深愴遠僻但恐不生還載觀顏色矣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官請從容旬日冀竭蹶分時少遊又已納賄於元載子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大曆

五年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八年遷揚州長史淮南觀察使所在悉心綏緝而多以任數爲政好行小惠胥吏得職人亦安焉十餘年間三總大藩皆天下殷厚處也以故徵求貿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巨累億萬多賂遺權貴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年饋金帛約千萬貫文多納賄於用事中官駱奉先劉清潭吳承情等繇是美聲達於中禁後見元載在相位年深以過犯漸見疑忌少遊亦稍疎之無何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遊外與之深交結而陰使人伺其過失密以上聞代宗以爲忠待

之益厚

宋晦爲虢州刺史與元載賄交率百姓採盧氏山林
爲載製造東都私第弁私致書結載子弟及主書卓
英倩載得罪晦遂爲百姓所發帝初猶疑下憲司訊
鞫悉自款伏自同州刺史貶澧州員外司馬

杜亞德宗時東都留守厚賂中官令奏河南尹

鄭式瞻爲衢州刺史進絹五千疋銀二千兩德宗曰
式瞻坐事已詔御史按問進物宜付左藏庫

裴肅德宗時爲嘗州刺史鬻薪貨炭案牘百價之上
皆規利焉歲餘又進奉無幾遷浙東觀察使天下刺

史進奉自肅始

盧徵德宗時自戶部侍郎歷同華刺史故事同華以
近地人貧每至端午降誕所獻甚微薄徵遂竭其財
賦每所進獻輒加嘗數人不堪命

裴均德宗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均素與內官左神
策護軍中尉竇文場善有崔太素亦得幸於文場太
素一日晨省文場文場卧帳中賓客填門獨引太素
入卧內太素自謂文場之眷極深徐觀後床一人寢
方伸乃均也太素大慚而出

李錡爲湖州刺史是時李齊運獨被德宗恩顧計從

言行錡累以吳中寶貨密輸齊運繇是遷潤州刺史
范傳正憲宗時爲宣歙觀察使厚以財貨間遣權貴
視公蓄如私藏幸而不至甚敗
李修歷坊州絳州刺史飾厨傳以奉往來中貴及賓
客以求名稱後爲京兆尹顓務聚歛貢獻以希恩寵
班行正直之士多潛見誣毀時人爲之側目時憲宗
方切於貨財以浙西宣歙皆號富饒遂與王遂同拜
觀察使數歲以病歸闕庭未朝見而卒人皆相賀
李道爲鄂州觀察使以貪暴聞懼終得罪乃薦山
人柳泌以媚於憲宗

裴弘泰文宗時爲鄭滑節度使奏緣妖星見爲國設
三千僧齋

劉源文宗時爲銀州刺史請置營田事多不實或朝
廷遣使至邊上源必先令下吏多驅馬皆負布囊實
之以土聲言運糧於屯田百千馱之中或致粟麥之
囊一二因潛爲識認於使者前私決其囊以遺之用
取信於人而廣以財賄交通遂擢授夏州節度使又
虛增監牧馬數以取其度支供給時人知其賊仗倚
權倖有司不敢舉劾終不寘於極法議者以爲幸
馮行襲哀帝時爲金州節度使奏當道昭信軍額內

一字與元帥梁王諱字同乃賜號戎昭軍
後唐段凝仕梁為懷州刺史乾化元年十二月梁祖
北征迴過郡凝貢獻加等梁祖大悅二年梁祖復北
征凝迎奉進貢有加於前

揚思權為邠州節度使進新修佛寺圖思權前帥禁
軍倒戈入岐州違負朝廷獲節旄之賞心嘗愧畏邠
帥思權故里遂率民修寺冀銷陰禍故也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二十八

儒劣

失政

專恣

儒劣

夫居專城之任責共守之功既須才賢必資果斷乃
可以外申幹國之力內成庇民之術者也乃有異與
無立齟齬苟存處金湯之固委符於外寇挾兵衛之

勢歛衽於凶徒條教靡行僚吏不率政歸於下民無
攸措豈惟敗事之責蓋成滅身之禍書之於冊良可
羞焉

後漢劉度爲荊州刺史桓帝延熹三年武陵蠻寇江
陵度與謁者馬牧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
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間而進明
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旄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
符守之重而爲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
大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桓
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牧減死一等復爽問門拜家一

人爲即

并定爲蒼梧太守延熹五年長沙賊起寇桂陽攻沒
蒼梧取銅虎符定與刺史侯輔各奔出城
焦和爲青州刺史靈帝時黃巾羣盜處處颺起而青
部殷實軍革尚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
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榮禱羣
神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水丸以投於海衆遂
潰散和亦病卒

劉璋襲父焉爲益州牧性柔寬無威畧獻帝建安初
督義司馬張魯據漢中以璋闇懦不復承順十九年

蜀先主圍成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虬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必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

宋周嶠爲吳興太守文帝元嘉末元凶劭弒立隨王誕舉義於會稽劭加嶠冠軍將軍誕檄又至嶠素懦怯廻惑不知所從爲府司馬丘珍孫所殺

南齊戴元孫爲汝陽太守太祖建元元年北土黃鬻文勉德寇汝陽元孫孤城力弱慮不自保棄戍歸江陵

房法乘爲交州刺史至鎮屬疾不理事專好讀書長史伏登之因此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錄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既有疾不宜勞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書讀之登之曰使君靜處猶恐動疾豈可看書遂不與乃啓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孝武仍以登之爲交州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

梁謝覽爲新安太守高祖天監九年山賊吳承伯破宣城郡餘黨散新安叛吏鮑叙等與合攻沒黥歛諸

縣進兵擊覽覽遣郡丞周興嗣於錦沙立塢拒戰不
敵遂棄郡奔會稽臺軍平山寇覽復還郡左遷司徒
諮議參軍

袁居正爲吳興太守高祖太清末侯景亂賊遣千子
悅攻之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距守吳睦映公等懼
賊脫勝畧其資產乃曰賊軍甚銳其鋒不可當今若
距之恐民心弗從也居正惶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
迎子悅子悅既至掠奪其財物女子居正因感疾卒
陳蕭乾爲建安太守文帝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
將兵助之又資周廸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

使臨郡力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應

後魏房伯祖爲歷城郡內史闇弱委事於功曹張僧
皓僧皓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克

皮喜爲豫州刺史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
乙瓊爲濟南太守時逆賊劉桃攻郡瓊踰城獲免後
都督季叔仁討桃平之瓊乃遷郡

崔道固爲平齊郡太守是時頻歲不登郡內饑弊道
固雖在位積年撫慰未能周盡是以多有怨叛
王衍爲兖州刺史屆治未幾屬爾朱仲遠稱兵內向
州既路衝爲其攻逼衍不能守爲仲遠所擒以其名

望不害也令其騎牛從軍久乃見釋

隋史祥爲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祥稱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途

唐韋光裔德宗建中中爲汝州刺史時李希烈反叛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壤而光裔懦弱不任職乃以李元平代之

李元平自湖南觀察判官爲宰臣闕播所薦授簡較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旣至郡募工徒繕理郭郭李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入數百人

元平不之覺希烈將李克誠以百騎突至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旣知希烈遺下汚地希烈見其無鬚眇少戲謂克誠曰使汝取李元平何得將元平兒來因慢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耶後唐王正言莊宗同光中爲興唐尹留守鄴都時武德使史彥瓊監守鄴都廩帑出納兵馬制置皆出彥瓊將佐官吏願指氣使正言不能以道御之但趨趨聽命及貝州戍兵亂入魏州彥瓊望風敗走亂兵剽劫坊市正言促召書吏寫奏章家人曰賊已殺人縱火都城已陷何奏之有是日正言引諸寮佐謁趙在

禮望塵再拜請罪在禮曰尚書重德勿自卑屈余受國恩與尚書共事但思歸之衆倉卒見迫耳

失政

牧守之任本乎長人提封之內所以觀政蓋夫知微卹隱恕已愛人之謂仁摘姦屏盜抑強扶弱之謂明敦本務農立學阜俗之謂化惡衣菲食約已奉公之謂清反是四德政何有焉民何仰焉中世而下乃有專務縱弛致紀律之靡修失於簡御俾羣下之肆暴或愆於保障之義或乖夫惕厲之訓或偏執而違道或詐矯以市恩或委任非其人而亂乎倫理或酣縱

過乎度而成乎洄淫斯亦何以綱紀列城表正庶吏至有羅厥刑典以被廢黜者固其宜哉
後漢向栩爲趙相及到官畧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菜孔融爲北海相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當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耀甲與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其根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爲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政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詞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

網羅其自理甚疎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姦民
汗吏獨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
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較謀
夜覆幽州幽州軍敗悉有其衆無幾時還復叛亡黃
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淡水之上寇令
上部與融相拒兩翼徑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
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
能保障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
青州刺史治郡北鄰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戎馬之
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袁公孫共

尾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凶辨
小才信爲腹心左丞相劉義遜清俊之士備在坐席
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丞相勸融自託強國融不
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遂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
寇衆流矢雨集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
衆亡身奔山東室家爲譚所虜
魏陶謙爲徐州刺史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
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太守瑯琊趙昱徐方
名士也以忠直見疎曹宏等纔慝小人也謙親任之
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禍由是漸亂

州府元龜 失政 卷之六十九
劉類爲弘農太守郡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扶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耄不任宰郡乃召入爲五官中郎將

晉劉琨爲并州刺史士奔逾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相繼初單于猗屯以救東羸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爲代郡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已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鄭冲爲陳留太守以儒雅爲德蒞民不爲幹局之譽王機爲成都內史終日醉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

王澄爲荊州刺史澄旣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爲別駕委以州府

殷仲堪出鎮江陵時以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分

陝許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乃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

宋蕭思話爲丹陽尹時京邑多有劫掠二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

張淹爲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膏炤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刑動至數千拜後免官禁錮起爲光祿勳

南齊虞袁矢志不仕王敬則反取袁監會稽郡而軍事悉付寒人張靈寶郡人攻郡殺靈寶袁以不豫事得全

謝朓爲義興太守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

王者吏但能作太守耳

後魏李元護爲齊州刺史值州內饑儉民人困弊志存隱卹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爲良州刺史也

劉尼爲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治日甚少馮熙爲洛州刺史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

北齊李元忠魏永安初就拜南趙郡太守以好酒無政績

徐之才爲兗州刺史在州無所侵害但不甚閑法理頗亦疏慢用捨自由

隋丘和爲代州刺史煬帝北巡過州和獻食至精及至朔州刺史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而宇文述又盛稱之乃以和爲博陵太守仍令楊廓至博陵觀和爲式及駕至博陵和上食又豐帝甚稱之由是所幸處獻食者競爲華侈

衛玄字文昇與代王留守京師大業十一年詔玄安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能恤而官方壞亂貨賂公行唐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

不知政事城陷歸於家

唐任瓌爲徐州總管選補官吏頗私親故或依倚其勢多所求納瓌知而不禁

侯希逸爲淄青節度政事怠惰猶崇釋教且好畋遊興工創寺宇軍州苦之

崔寓爲河中尹代宗廣德二年秋河中府鎮兵叛大掠河中廨署及居人廬舍費貨不可勝紀蓋寓失政也時將征蕃寇寓發防秋將行爲法不一衆遂叛終夕乃定

王翊爲京兆尹屬發涇原兵討李希烈軍次涇水翊

備頓肉敗糧糲衆怒借以爲名而叛綴奔至奉天
杜亞爲揚州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時陳少遊征稅
繁重奢侈僭濫之後又遭王伾亂兵剽掠淮南之人
望亞之至革刻舊弊冀以康寧亞自以臨當公輔之
選而聯出外職志頗不適政事多委參佐但招引賓
客談論而已

孟簡爲浙西觀察使初李遜廉問越俗勵心爲政抑
士族太過而編戶恣橫及簡莅政一皆反之農估賤
大多受其弊當時議者謂兩未適中

李德裕爲揚州節度使先是府庫倉廩節度使交代

例皆申奏州帑藏見在者八十餘萬貫匹德裕所申
奏交割止於一十四萬仍元未到已前張鷟知留務
又用其半德裕之黨不知以爲府庫虛竭欲發制使
鞠問前節度之罪時宰相李固言得交割之數於前
淮南節度副使張鷟宰相李石因許德裕再具交割
人數申奏德裕既知隱沒事已彰露遂錄軍資雜以
朽敗奇零之物廣爲數百萬之數上聞仍以表自陳
初到疾病爲下吏所誤且請自罰兼罪胥吏以解其
過當時補闕王績魏謨崔彥章有翼拾遺令狐綯韋
楚老太宗仁等抗疏論之中外黨庇事竟不行

梁李思安乾化元年為相州刺史思安自謂當擁旄
仗鉞久矣得是殊不快但因循宴安無意為政及太
祖出幸以候騎之設落然無所備而復壁壘荒圯帑
廩空涸帝怒甚遂貶柳州司戶尋以怨望斬之
後唐王瓚初仕梁歷交華等州節度使頗能除盜而
明不能炤下及尹正京邑委政於愛婿牙將辛廷尉
曲法納賄因緣為姦

王正言莊宗同光中為興唐尹知留守事正言年耄
風病事多忽忘比無經治之才武德使史彥瓊者以
伶官得幸帝待以腹心之任都府之中威福自我正
言已下皆齋肩低首曲事不暇由是政無統攝姦人
得以窺圖

袁建豐為相州刺史領相州軍事行營在外委州事
於小人失於撫馭指揮使孟守謙據城以叛

李從璋為彰國軍節度使明宗天成中以璋昧於政
理詔歸闕

張進為鄭州防禦使與副使咸繼威並停任以盜掠
城中居人故也

晉皇甫暹歷團練使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為務
高祖入多自襄鄧移領中山與鎮州叛臣安重榮結

姻好仍移上黨改平陽咸以險人執事政皆隳紊及
鎮河陽部內創別業開畝水泉以通漑灌所經墳墓
悉毀之民以朝廷姑息羣帥莫之敢訴

張景遷前為登州刺史為三司所奏景遷自到任至
得替月日合徵去年秋稅課利等比並諸州係欠最
多其官吏省司已行決罰其張景遷伏候進止勅張
景遷宜降階爵各一級勒歸私第

漢王松初仕晉權知青州軍州事松性坦率不事邊
幅樂於歡宴政事不治人士譏之

周趙鳳為單州刺史廣順三年十一月入朝有本州

民張州僧智溫等十餘人捉鳳馬於皇城門訟鳳在
郡不道勅遣通事舍人劉言控鶴官二人監鳳下御
史臺收繫又為宋毫宿三州刺史部下綱紀號宋蠻
刁孫矩者始隨鳳為暴至是委以心腹平民因捕盜
而破家者多矣

專恣

書曰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禮曰
放不可長欲不可縱斯蓋聖人立言垂訓以警乎臣
子之亂大猷者也乃有剖符守土分憂治俗憑恃恩
寵廢格科法聽訟由其喜怒任人係乎愛憎戮辱俊

良刻轢黔庶或前吏不由中覆或宥罪非從詔令以至露寃戾之迹形貪黷之咎後汰自任逸豫無度小則瘵官而廢職大則亡身而覆族書良史之筆為吉士之笑固與夫守靖恭之節樹謙讓之德者不可同年而語也千載之下其鑒之哉

漢周陽由景帝時為郡守

史闕郡名

武帝卽位吏治尚修

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帝三徵陳與將不勝黎扶封帙侯元封九年坐為東海太守行過擅發卒為衛當斬會赦免

後漢魯平為陳留太守請郡人李充署功曹充不

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署都亭長

晉申儀魏末為魏興太守時司馬宣王平孟達於新城儀久在魏興專威疆場輒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既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宣王新克捷奉禮求賀皆聽之乃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執之歸於京師宋褚叔度晉末為廣州刺史晉安帝義熙八年盧循餘黨劉敬道等窘迫詣交州歸降刺史杜慧度以事言統府叔度以敬道等路窮請命事非欵誠報使誅之慧度不加防錄敬道招集亡命攻破允真殺太守

杜章民慧度討平之叔度輒貶慧度號爲奮揚將軍
坐不先上爲有司所糾詔原之命
南齊李叔獻交阯人初從兄長仁殺交州刺史據州
叛數年病死叔獻嗣事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宋朝
以南海太守沈煥爲交州刺史以叔獻爲煥寧遠軍
司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獻得朝命人不服從發兵
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病之太祖建元元年仍以叔
獻爲交州刺史就安慰之叔獻受命繼而斷割外國
貢獻寡少世祖欲討之永明三年以司農劉楷爲交
州刺史發南康廬陵始興郡兵征交州叔獻聞之遣

使願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批釜及孔雀氍毹祖
不許叔獻懼爲楷所襲間道自湘州還朝
梁魚弘襄陽人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嘗曰我爲郡
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
人庶盡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而生但
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酬賞待妾百餘人不勝
金翠服玩車馬皆窮一時之警絕有眠牀一張皆是
蹙藉四周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福壽兩重爲脚
後魏濟陰王誕爲齊州刺史家人奴隸悉迫取良人
爲婦

元麗為雍州刺史其妻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
馮熙為雒州刺史因事取人子女為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為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為貪縱
北齊高慎為光州刺史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人自隨慎為政嚴酷又縱左右吏民苦之
平鑿為揚州刺史其妻生男因喜飲醉擅免境內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曰
庫狄伏連為鄭州刺史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皆裨裨逼遣築塔

隋燕榮為幽州總管每巡省管內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容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高祖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鞠問奏榮毒虐非虛又賊穢狼藉遂賜死
唐段綸高祖武德中為益州總管于時巴蜀初降得以便直行事承制拜授益州富饒而綸生殺自己乃高下恣情多所凌傲有人告綸將反遣使覈之無狀徵還京師
張虔陀明皇天寶中為雲南太守舊事南詔嘗與其妻女謁見都督虔陀皆私之又有所徵求閻羅鳳皆

不應虔陀遣人罵辱之仍密奏其罪惡閻羅鳳忿怒因發兵反攻圍虔陀殺之

張登德宗貞元中爲漳州刺史暴狠貪冒擅賦百姓沒買州人爲奴婢者三十人姦亂裨將家財非一其不堪辱有縊死者部人蔡任訴于闕下詔命就鞠幽

死州獄

于頔貞元中爲蘇州刺史雖爲政有績然橫暴已甚追憾湖州舊尉封枝以計強決之觀察使王緯奏其事德宗不省及後頔累遷乃與緯書曰一蒙惡奏三度改官由大理卿遷陝隴觀察使自以爲得志益恣

威虐官吏日加笞罰榷曹姚覲不勝其虐與其弟泚舟於河遂自殺而死

嚴礪貞元末爲東川節度使擅籍沒管内官吏居人等八十八戶田宅一百一十一所奴婢二十七人稅外徵草四十一萬五千束錢七千貫米五千石死後爲監察御使元稹劾奏之
崔元畧文宗太和申爲京兆尹以徵畿甸放免緡錢萬七千貫爲侍御史蕭澈彈劾有詔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溫造充三司覆理元略有中助止於削兼大夫

庾威太和中為湖州刺史貶吉州長史以御史臺所
奏威為郡日自立條制應田地奴婢下及竹樹鴉鴨
等並估計出稅差軍人一千一百五十人散入鄉村
檢責剩徵稅錢四千九百餘貫

王晏平開成初為靈武節度使擅將官馬四百一十
五匹并旗幡器械六千一十七事歸東郡私第河南
府奏之准勅收納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二十九

枉濫 不謹 譴讓

枉濫

以私害公厥政用壞依勢作威其下安仰自漢承秦
獎訓俗務刑酷暴餘風薰猶相尚故有任氣以逞文
致其罪懷詭詐以巧詆挾釁隙以佞報倚法以削論

死非一覆盆曷炤往愬莫獲亦有識用不敏聽斷因
審不辜是殺冤氣內集天監在下咎徵乃見自茲以
降世或有之秉心姦回虐下滋甚乃至誣構其狀本
非服辯憑縱所欲顧在規求政以賄成民用愁歎是
知長人之寄可不慎東其循良哉

漢張敞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
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此例也

切而敞奏獨寢不下天子惜敞故留敞使賊捕掾絮

舜有所案驗賊掾王捕賊者也絮姓舜以敞劾奏當

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

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

即部吏收舜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按事吏晝夜驗治

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

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言汝不欲乃棄舜

而

東海太守史不書郡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

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

子守寡我老久索丁壯奈何索古累字也其後姑自

經死不欲累婦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詞不

殺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府郡之曹府也吏

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
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

具獄者獄

案也成其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二

年后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前孝婦不當死太守

強殺之咎黨在是乎

黨音他郎切

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

婦家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

公

汝南太守

史失其名

欲枉殺人決曹掾

囚而黜燕

嚴延年為涿郡太守衆人所謂當死之朝出之所

謂當生者詭殺之

詭違正理而殺也

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

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

致至密也言其文案

整密也反音膳

山壽為商利侯代郡太守宣帝元康元年坐故劾十

人罪不直免

翟義為南陽都尉行太守事收宛令劉立立與曲陽

侯有親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

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遣吏勅義出宛令宛令已出

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為吏也其意以為入獄

當輒死矣

謂其不知立有所持挾以自免脫

後漢會稽太守

史不書姓名

郡人孟嘗仕為戶曹吏上虞

有寡婦至孝養姑始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鳩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於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任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其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時澍雨穀稼以登

曹紹中嘗侍曹節從子也靈帝時為東郡太守建寧中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郎中謝弼上封事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紹忿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案死獄中時人悼傷焉

段紀明為司隸校尉初蘓不韋父謙為李嵩掠死獄中不韋既復嵩之仇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為郡五官掾初弘農張真睦於蘓氏而紀明與嵩素善後真與紀明有隙及紀明為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稱病不詣紀明既積憤於真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前報嵩事以為嵩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

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
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鴆與賢父曰若賢不
得不韋便可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
卽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蘓以是
衰破及紀明爲陽球所誅天下以爲蘓氏之報焉
侯參中嘗侍侯覽之兄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
誣以大罪皆誅之沒入其財

周紆爲齊相頗嚴酷顯任刑法坐殺無辜左轉博平

令

魏公孫度漢末爲玄菟郡吏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

免同郡徐榮爲董卓中郎將薦度爲遼東太守襄度
起玄菟小吏爲遼東郡所輕先是屬國公孫昭守襄
平令召度子康爲伍長度到官吏收昭笞殺於襄平
而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
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
外故西河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爲恐爲其所
害乃將家屬入於海度怒掘其父塚剖棺焚尸誅其
宗族

晉顧壽交趾太守參弟也參卒壽求領州州人不聽
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

丹元錄 枉瀾 卷之六十九
梁碩走得免起兵討擒之付壽母令鳩殺之

南齊謝淪爲吳興太守長城縣民盧道優家遭劫誣同縣殷孝悌等四人爲劫乃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母歸詣登聞訴稱孝悌爲道優所誹謗橫劫爲劫一百七十人連名保徵在所不爲申理淪聞孝悌母訴乃啓度建康獄覆道優理窮款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淪官

後魏趙郡王謚爲岐州刺史孝明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使簡覈隊主高保頤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謚聞而大怒鞭保頤等五人各二百

數日之間謚召近州夫閉城四門內外嚴固搜掩城中楚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恟懼衆遂大呼屯門謚登樓毀梯以自固人士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游擊將軍王靖馳驛喻之城人旣見靖至開門謝罪奉送管籥乃罷謚州

趙邕爲幽州刺史在州與范陽盧氏爲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母北平陽氏携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拷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寃臺遣中散大夫孫景安研簡事狀邕坐處死會赦得免

唐鄭式瞻爲衢州刺史初鹽鐵使李錡於衢州郎山

鑿銀式贍誣銀工杖殺十餘人人寃之
杜亞德宗時爲東都留守惡大將令狐運會賊發維
城之北運適與其部下敗於北部亞意其爲盜遂執
訊之逮繫者四十餘人監察御史楊寔按其事亞以
爲不直密表陳之寔遂得罪亞將逞其宿怒且以得
賊爲功上表指明運盜之狀帝信而不疑宰臣以獄
大宜審奏請覆之命侍御史李元素就決亞迎以獄
成告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大驚且怒親
追送馬上責之元素不答亞遂上疏又誣奏元素元
素還奏言未畢帝怒日出俟命元素曰臣未盡詞帝

又曰且去元素復奏臣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
詞帝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寃狀明白帝乃寤曰非卿
孰能辯之後數月竟得真賊元素繇是爲時器重
杜兼貞元中爲濠州刺史性浮險豪侈矜氣屬德宗
厭兵革姑息戎鎡至軍郡刺史亦難於更代兼探上
情遂練卒修武占召勁勇三千人以聞乃得自恣錄
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兼密
誣奏二人通謀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
於驛中前呼韋賞陸楚出宣制使殺之賞進士擢第
楚究公象先之孫皆名家有士林之譽一朝以無罪

受戮郡中股慄天下冤嘆之

李紳文宗開成中鎮維陽有顏氏女殊色為游客吳

湘所聘

吳湘即江都縣尉也與紳爭婚顏氏紳怒其無禮拾賍罪奏而殺之非游客也

紳屢

求之意欲遺李德裕為湘所拒乃誣以他罪害之顏氏尋亦自裁

後唐韋堅知徐州事百姓揚知元詣闕訟堅知元割

耳稱冤堅賂權勢請知元歸本道推劾泊至廷殺之

憤痛之聲聞於遠邇

張全義為河南尹四十年少長軍中不明刑法立性

樸滯凡百姓有詞訟取先訴者得理以是人多屈濫

為時所非

周趙鳳為單州刺史鳳既剛忿不仁得位逾熾刑獄

之間猶為不道嘗斷殺賊丁鸞而納其室又民家女

趙哥者許嫁李誨未成婚鳳逼納之母揚辭以女許

嫁不可鳳叱之與三緣携之入第揚號泣告訴鳳怒

召李誨及行媒崔氏并楊氏三人俱決杖五十經兩

月餘楊氏又號於州門鳳出趙哥見楊子母俱鞭脣

十七仍配趙哥為州妓又鳳妻兄劉遷納州民馮氏

女為妾馮氏母詣州訟遷鳳召遷與馮氏母俱杖之

馮氏訴有娠鳳鞭背十七通之外鎮又成武縣僧智

源弟子智控竊智源錢十八千告官勘鞫伏罪其弟
子誣師與尼姦械繫智源六十餘日湏令伏姦鞭脊
十七盡沒其資財又單州民張翰張珪姚誨等訴男
張弘滋等被趙鳳巡捕時拷攝令伏與賊通納賂方
免

謹讓

秦開郡縣之制漢重牧守之選崇其服章授以符契
自茲厥後其寄彌隆所以分字烝黎大暢王澤其有
馮朱藩之軾據黃堂之坐遐棄厥職罔思其憂忘卹
緯之義昧守噐之道奉制令而不謹決爰書而多誤

或異懦不事沉湎自安投刃乖方代庖違舊虧損於
儀序受譏於謠詠以致綱紀廢墜圖籍參互抱鼓競
發獄訟滋豐虧其治之規煩切責之詔既速官謗用
干刑書皆著於篇以警厥後云

漢嚴助武帝時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無善聲賜書

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

勞侍從之事懷故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

南近諸越起種非故言諸北枕大江閩者濶焉久不聞問

具以春秋對母以蘓秦從橫從音子容切助恐上書謝稱

春秋天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

帶有寵於惠后惠后欲立之故襄王避難而出奔也
僖公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於鄭公羊傳曰王者
無外此其言出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

陛下不恐加誅碩奉三年計最舊法當使丞奉歲計
令躬自欲入奉也又

日最凡要也 詔許

吾丘壽王武帝時為東郡都尉是時軍旅數發年歲

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畧

輻湊無方而室若車
輪之歸於轂也以為天下少幾海內寡二及至

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郡守都尉皆二千石
以壽王為都尉不置

太守兼於二任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從音子
容切甚不稱

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曷言其狀復徵入為光祿大

夫侍中

黃柔武帝時為汝南太守坐知民不用赤側錢為賦

免為鬼薪時並令以充賦而
汝南不奉詔令

公孫度武帝時為南陽太守坐詔徵鉅野令史成詣

公車度留不遣免為城旦

郝賢武帝時為上谷太守坐入戎卒財物計謾免上
財

物之計簿而
欺謾不實

公孫戎奴武帝時為上黨太守坐發兵擊匈奴不以

聞免

黃霸宣帝時為京兆尹坐發民治馳道不先聞又發

騎詣北軍馬不適士

關西人謂補滿為適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

効乏

軍興運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

其前

鮑宣為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郎欽奏宣行部乘傳

去法駕

行音下更切傳音張戀切

駕一馬

言其單率不依典制也

舍宿鄉亭

為眾所非宣坐免歸家

後漢王梁光武時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雒陽

城下東瀉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

梁慚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以梁前將兵征伐眾人

稱賢故擢典京師建議開渠為人與利旅力既愆迄

無成功

旅身也愆過也言衆力已過而功不成

百姓怨讟談者諠謹雖

蒙寬宥猶執謙退君子成人之美

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其以梁

為濟南太守

任延光武時為九真太守視事四年徵詣雒陽以病

稽留左轉睢陽令後為武威太守坐擅誅差不先上

左轉召陵令

謝庾吾章帝時為鉅鹿太守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

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

晉袁耽為歷陽太守成帝咸康初石季龍游騎十餘

匹至歷陽耽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強盛朝野危懼

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之既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不行朝廷以耽失於輕妄黜之

宋袁豹晉末爲丹陽尹坐使徒上錢降爲太尉諮議

參軍

張永明帝時爲左將軍會稽太守有賓客謝方童阮

頊何達之等竊其權贓貨盈積方童等下獄死永乃

降號冠軍將軍

檀韶爲瑯邪內史坐六門內乘輿白衣領職

蔡典宗爲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坐詣尚書切論以何

始真爲諮議參軍初不被許後又重陳帝怒貶號平

西將軍

南齊王琨初仕宋明帝時爲吳郡太守坐在郡用朝

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

左遷光祿大夫後爲會稽太守坐誤竟囚降號冠軍

將軍

王倫之爲豫章太守武帝幸瑯邪城倫之與光祿大

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爲有司奏免官

裴昭明明帝時爲廣陵太守帝以其在事無所啓奏

代還責之昭明日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

後魏陳建文成帝時爲幽州刺史假秦郡公帝以建

貪暴墮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

皮喜為散騎嘗侍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

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決以杖罰

韓均獻文時為冀州刺史都督定冀相三州軍事均

懷新附之民咸受優復然舊人姦逃者多往投焉均

表陳非便朝議罷之言後均所統劫盜頗起詔書誚

讓之

王襲孝文時為并州刺史車駕詣雒路幸其治民庶

多為立銘置於大路虛相稱美或云襲所教也帝聞

而召問之對不以實因是而責讓尚書奏免其官

准降號二等

元修義孝明時為秦州刺史表陳唐人禧慶人愉等

請宥前愆賜塋陵城靈太后曰收塋之恩事由上旨

藩岳何得越職干陳

元弼孝明時為河東太守太原太守韓伯華為弼所

辱其姪子熙乃泣訴朝廷詔遣按簡弼遂大見詰讓

隋梁彥光高祖開皇初為相州刺史鄴都雜俗人多

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化帝聞而譴之

韋冲開皇中為南寧州總管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

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高祖聞之大怒令蜀主

秀按其事益州太守元巖性方正按冲無所寬貸竟坐免官

長孫平開皇中為相州刺史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盡衣裳為鍪甲之象帝怒而免之

唐顧少連德宗時為京兆尹京兆上言好時風雨雹傷夏麥幅員二十餘里帝命縣吏與品官同覆視不實詔罰少連已降有差

裴行立為費州刺史憲宗元和四年閏三月勅行立違制書迂路詣觀察使宜罰一月俸料觀察使郝士美不舉奏罰一季俸

裴瑾為金州刺史以上供違旨條限為度支所奏罰一季俸料屬官免殿者八人

柳公綽為湖南觀察使崔芑為江南觀察使元和七年三月勅公綽崔芑所進絹等所司奏聞各有欠少事緣貢獻皆合精詳致使闕遺固非審慎柳公綽宜罰兩季俸料崔芑罰一季俸

袁滋為襄州觀察使有李洪者嘗為前觀察使于頓推官按罪深刻以奉頓之指使有小卒吏為洪所鞠不勝其忿因抽佩刀以斫洪數磨頓為洪殺卒吏歸洪於汝州及頓坐事降責則洪之前過益彰既配流

之出襄州軍吏謀劫洪以殺之滋知之慮其亂因杖洪十五而後上聞爲御史所舉罰一月俸料李銛爲京兆尹坐縱獄罰一月俸初鄆縣人崔易簡與堂兄立數以財競他日陰使奴殺立而埋之有發其事者易簡博陵右族且多姻戚之援銛因其殺立而不使窮究罰推官而杖其典及縣尉陳申師移權法曹重按之帝命御史臺覆得其情且言奴殺立而易簡酬以錢帛具獄上奏故罰之王遂爲鄧州刺史元和九年御史臺奏遂輒詣觀察使有違前後勅文遂坐罰一季俸

趙宗儒爲河中尹晉絳慈隰等節度觀察使元和九年赴鎮後擅用供軍錢八千貫坐罰一月俸

烏重喬令狐楚魏義通並爲懷州刺史穆宗長慶元年六月知懷州河南節度叅謀兼監察御史韋珩奏論當州元和九年秋至十四年夏准聖旨額外加徵弁節度使司簡見苗徵子及草等共計五百六十萬三千五百八十石束勅日前刺史烏重喬等並位居守土職在牧人加稅縱緣軍須豈得不先聞奏遇赦雖當原宥亦合量有科懲烏重喬令狐楚魏義通等宜各罰一月俸料知州官釋放

劉遵古爲京兆尹長慶二年六月詔曰遵古官守尹寺所寄非輕奏事之間先須據實關於詳審須示薄懲宜罰一月俸料遵古前奏于方等陰事及有詔獄遂令所由潛羅元稹私第爲稹所訴故坐罰

崔元畧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敬宗寶曆元年四月詔元畧宜削兼御史大夫元畧爲京兆尹誤用詔條畿內放錢萬七千貫侍御史蕭徽於閣門彈奏詔命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溫造鞫其事不謬故有是命

殷侗爲江西觀察使寶曆二年三月侗上言請於洪

州寶曆寺置僧尼戒壇勅殷侗故違制令擅置戒壇

須示薄懲用警方任罰一季俸料其戒壇勅停

沈傳師爲江西觀察使文宗太和三年十月奏當道

未具戒僧尼等願因降誕之月於當州開方等道場

凡私度之人皆與正度詔曰不度僧尼累曾有勅傳

師旣爲藩守合奉條詔誘致迷妄須示薄懲罰一月

俸料戒僧勒停

陳君奕爲鳳翔節度使文宗開成元年九月己卯詔

罰君奕兩月俸以舊制西藩非賀正賀冬繼好使臣

不至論屈熱等不由三事而來節度使宜留之奏聽

朝旨君奕不遵舊制故有是罰
李穎爲鄭州刺史開成三年六月詔曰鄭州中牟縣
私置壇場度僧一百六十人並仰勒歸色役其刺史
李穎罰一季俸料攝縣令前管城縣令叔良停攝官
仍殿本官兩選
鄭復爲京兆尹開成四年六月勅罰復攝祭在郊外
信宿不辭臺丞御史中丞高元裕舉舊事以請故也
裴弘泰爲鄭滑節度使開成四年十一月弘泰奏慶
成節日放當州囚徒以資聖壽詔曰弘泰以慶成令
節擅放累囚雖云竭誠且爲干禁恐開後例須示薄

懲宜罰一月俸料

後唐孔知鄴明宗天成三年爲濮州刺史先爲船糧
妄稱逃却人戶奉勅大駕省巡六師屯聚覽有司所
奏慮軍食稍虧須議轉般然後供贍事非獲已理在
權行而濮州地里匪遙戶民不少纔承旨命廣奏通
逃及降條流却申齊足頗驚聞聽猶涉因循蓋撫馭
之無方致黎氓之暫惑旣乖體國何以濟時尙緣裴
發已齊轉納將畢聊從薄罰以誠衆多孔知鄴罰一
月俸

曹廷隱爲齊州防禦使天成三年以舉奏失實配流

永州

張進為鄭州防禦使咸繼威為副使明宗長興元年五月勅自張進等或位分符竹或職倅郡城殊乖警備之方致此殺戮之苦更容虛誑不戢元隨須舉憲章以為懲戒宜勒停見任以盜掠城中居人故也

藥縱之為磁州刺史縱之迂踈在郡弛於撫馭每王人經繇傲睨不接藉藉言之歲餘罷之

馮暉為興州刺史未帝清泰初配同州衙前安置暉為典州屯乾梁蜀人來侵暉自屯所奔歸鳳翔故有是責

康承詢為丹州刺史清泰三年閏十一月停任配流

鄧州時承詢奉詔率義軍赴延州義軍亂承詢奔鄜州故有是責

晉郭重義為內園使留守維京高祖天福二年七月勅重義先因張從賓作亂之時收田承肇妻女入宅宜收身定罪以聞者詔決杖勒停所職

慕容彥超天福中為濮州刺史違法配斂貸官麥造麴俵配部民及移典穎州為濮民所訟詔下御史臺獄彥超伏罪漢祖鎮并州上章救解朝廷不得已曲法減死配流房州

王徽爲懷州刺史天福中坐斷獄不平罰征馬十匹
陳延福爲房州刺史少帝開運二年爲民任行通所
論創置支計司廻圖錢物及改移市并未利下御史
臺鞠云其支計廻圖是本州舊事改移市并充公家
使用勅曰陳延福位居牧守首被訟論移市肆以創
廻圖已彰生事假役夫而科採捕猶驗擾人但以稱
贖本州云承累政雖除姦革弊全昧經心而案罪計
賊未明人已聊從懲罰用顯含洪宜罰征馬十匹放
周趙鳳爲單州刺史太祖廣順三年十二月御史臺
奏鳳在任日殘虐百姓非理科率十六事勅趙鳳驟

承委寄合稟憲章臨民不利於撫綏率性但問於竟
暴泐淮巡寇當年之殘忍難名近郡頌條在任之貪
虐猶甚奪部民之妻女率州戶之資財招納賊徒搔
擾生聚爾不奉法國有嘗刑其趙鳳宜削奪在身官
爵賜自盡

石仁贊爲中州刺史世宗顯德五年十一月責授右
清道府率先是命諸道州府悉於京師創修邸院時
仁贊方爲都守不時稟命故黜之

册府元龜 卷之六百九十九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三十

貪黷

夫天子所與其治者惟良二千石爾嗟呼風教陵遲
廉恥凋喪見得思義幾何人哉徇利之夫厚顏斯甚
荷折圭剖符之寵膺百城千里之寄而乃割剝萌庶
讐歛貨財見金而不見人知得而不知喪識多積之

册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七百

富以求安知足以遠辱者豈徇名安節至性之所存
抑失身殄祀古人之攸戒也繇漢以來居長人之任
彰貪墨之迹者悉條著於篇云

漢居益昌嗣湘城侯

臣欽若等按南粵傳桂林監居翁注姓居名翁益昌即其子也

而功臣表云

為九真太守坐盜使人出買犀奴婢贓

百萬以上不道誅

陳咸為南陽太守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
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調徒均切奢侈玉食工食美食如玉

後漢歐陽歙自汝南太守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贓
罪千餘萬發覺下獄

羊元羣罷北海郡賊罪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

之以歸

溷軒廁至

侯參中嘗侍覽之兄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
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
奏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遠逢於旅舍閱參車三
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

韋毅為陳留太守桓帝延熹九年坐贓自殺

左昌為梁州刺史靈帝中平初北地羌胡與邊章等

寇亂隴右昌等因軍興斷盜數十萬斷謂割截漢陽長史

蓋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河陽以拒賊鋒河陽縣屬天水

郡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昌坐斷盜徵

晉石崇為荊州刺史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簡

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

孫盛為桓溫從事中郎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

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與

溫賤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

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侏鳥

溫得盛賤復遣從事重按之賊私狼藉檻車收盛到

州捨而不罪

周仲孫為寧州刺史在州貪暴人不堪命

後秦周班為姚興始平太守以贖貨誅於是郡國肅

然

北凉隗仁為沮渠蒙遜高昌太守為政有威惠之稱

然頗以愛財為失

宋劉式之為宣城淮南二太守在任贓貨狼藉楊州

刺史王弘遣從事簡較從事呼攝吏民欲加辨覆式

之召從事謂曰治所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家粗有

微介偷數百萬錢何有况不偷耶吏民及文書不可

得從事還具白弘弘曰劉式之便如此亦可繇此得
停

裴方明爲潁川南平昌太守皆坐贓私免官

潘叔度爲廣州刺史在任四年廣營資貨賄財豐積
坐免官禁錮終身

劉道錫爲廣州刺史坐貪縱過度自叙治中荀齊文
垂死乘輿出城行與阿尼同載爲有司所糾值赦徵
又以赦後餘贓收下廷尉被宥

王僧達爲吳郡太守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
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
瑤得數百萬

桓閎爲交州刺史閎罷州還資財鉅萬孝武末年貪
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
之要令罄盡乃止閎還至南州值明帝卽位擁南資
爲富人後爲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
物傾西州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閎至都詣廷尉自
薄先詔獄官留閎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
不受鞭罰輸財賣罪謂之賧時人謂閎是賧刺史
南齊崔慧景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蓄聚多獲珍
貨

王洪範爲魯郡太守多取贓賄爲州所按大懼棄郡
奔建鄴

梁王筠爲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屨兩舫他
物稱是爲有司奏不調累年

江祿爲武寧郡守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爲之倒逆
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雖鐘東應者也
湘東王恨之旣深以其名祿改字曰榮財以志其忿
蕭恭爲雍州刺史武帝以雍爲邊鎮運數州粟以實
儲恭乃多取官米還贍私宅又恭與籤陳保印侵刻
百姓爲荊州刺史廬陵王所啓被詔徵遂在都朝謁

白服隨例帝曰白衣者爲誰對曰前衛山侯恭帝厲
色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未已而保印實投湘
東王改其姓名曰袁逢恭竟不叙用

爲湘州刺史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
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他物稱是

曹景宗爲郢州刺史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
隄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
民頗厭之

蔡樽爲臨海太守百姓楊元孫以婢採蘭時與同里
黃權約生子酌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

母子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訢梅判還本主吳能爲
卒賂樽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搆登聞鼓訟之爲有司
所劾時樽已去郡雖不坐而嘗以爲耻

陳庾持監臨海郡以貪縱失民和爲山盜所劫幽執
十旬文帝遣劉澄討平之乃獲免

後魏元志爲揚州刺史耽好聲妓後爲雍州刺史逾
尚華侈聚斂無極聲名遂損

元仲景爲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
人財物詐作一臺府誣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
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

元汎字普安爲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
之汎走平州

元誕爲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爲人患牛馬騾驢無
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取良人爲婦有沙門爲誕採
藥還見誕問外消息對曰惟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
齊州七萬家吾到來一家未得二斗錢何得言貪耶
爲御史中尉元纂所糾會赦免

武昌王鑒爲齊州刺史兄和罷沙門歸俗棄其妻子
納一寡婦曹氏爲妻曹氏年齒已長携男女五人隨
鑒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

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受狼藉齊人苦之鑒治名大損

鄒羨為東魏郡太守兼齊州長史在治十年經三刺史以清勤著稱齊人懷其恩德號曰良二千石及代還大受民吏送遺頗以此為損後為郢州刺史鍾義陽在州銳於聚斂又納賄於于忠徵為給事黃門侍郎

王雲為兗州刺史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桂受財貨又取官絹因染割易御史糾劾付廷尉遇赦免

寇臻為弘農太守坐受賂為御史所彈遂廢卒於家寇治臻之子也為河州刺史在任數年城民詣都列其貪狀十六條會赦免

崔康為廣平內史大納財貨為清論所鄙

鄭羲為安東將軍西兗州刺史多有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恠民有禮餉者皆不與杯酒鬻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知糾羲子懿為齊州刺史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潔清羲然後取百姓猶思之羲兄洞林為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洞林兄子平城為東平太守性清狂使酒為政貪殘平城子伯猷為南青州刺史在州貪恠妻安豐王元延明女

專爲聚斂貨賄公行濶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
乃誣陷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
夫妻女配沒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
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王作相每誠厲朝
士嘗以伯猷及崔叔仁爲喻

鄭雲字道漢歷鴈門濮陽二郡貪穢狼藉以納賄爲
事

劉騰爲安州刺史坐選舉受財爲御史所糾因暴病
卒

趙超宗爲汝南太守多所受納徙河東太守卒官超
宗長子叔隆爲中山內史在郡無德政專以貨賄爲
事

薛道次爲秦州刺史帶隴西太守後爲滎陽太守遷
肆州刺史所在貪穢在州彌甚納賄於司空劉騰以
求美官未得而騰死

高雙爲清河太守贖貨將刑在市遇赦免後爲太尉
史俄出爲涼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既納貨高肇
復起爲幽州刺史又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
未幾而卒

李遷哲崇之子也崇性好財貨家資巨萬營求不息

遷哲爲相州刺史亦無清名鄴雜市塵收檀其利時論所鄙遷哲初至州斥逐細人遷徙佛寺逼買其地廣典第宅百姓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嘗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罪過

張纂爲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

傅敬和豎眼之子豎眼前爲益州刺史朝廷以其父有遺惠復以敬和爲益州聚歛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

崔延治爲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汙聞於遠近

李子貞爲兗州刺史坐貪汙賜死

賈智爲滄州刺史貪縱甚爲民害

李洪之爲秦益二州刺史洪之素非廉清每多受納時孝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司察所聞無不窮糾遂鎖洪之赴京孝文臨太華庭集羣官有司奏洪之受賊狼藉又以酷暴孝文親臨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

高遵爲齊州刺史選召寮吏多所取納又其妻胡氏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求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響孝文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自

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見誚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惟貪恣又虐於刑法自謂何如齊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爲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維訟遵詔廷尉少卿劉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沙門道登過州遵以道登荷寵於帝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救遵帝不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維訟寃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

安樂王長樂爲定州刺史多不奉法以貪暴徵出京

師子銓宣武初爲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

許彥自散騎嘗侍出爲相州刺史在州受納多違法度詔書切讓之然以彥腹心近臣弗之罪也

崔暹爲南兗州刺史盜官瓦贓汗狼藉爲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卽眞坐遣子折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恡陂葦侵盜公私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

胡泥爲定州刺史以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張赦提爲幽州刺史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令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眞香出使幽州訪牧守

政績真香驗按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爲大尉
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
曰當爲訴理幸得申雪願且寬憂不爲異計赦提以
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
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今爲臺使心脇前事故威逼
部下考楚過極橫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
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
孝文詔賜死於第
北齊元垣爲冀州刺史專務聚斂每百姓納賦除正
稅外別先青絹五疋然後爲受

王則爲雒州刺史性貪恣在州取受非法舊京諸像
毀以鑄錢茲時世號阿陽錢皆出其家後爲徐州刺
史取受狼藉鎖送晉陽文襄恕其罪
嘗山王演孫彥道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
段孝言爲齊州刺史以贓賄爲御史所劾遇赦免
可朱渾元爲并州刺史以貪汙劾特見原
斛律武都爲梁交二州刺史所在並無政績惟事聚
斂侵漁百姓
司馬消難爲北豫州刺史鍾武牢消難博涉史傳有
風神然不能廉潔在州爲御史所劾

張保羅爲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在州聚斂免官削奪王爵

任胃爲東郡太守家本豐財又多聚斂動極豪華賓客往來將迎至厚尋以贓汙爲有司所劾

庾秋伏連爲鄭州刺史鄙恡愚狠無治民政術及居州任專事聚斂

薛修義爲齊州刺史以贖貨除名

堯傑爲南交州刺史多所取受然性果決吏民畏之封延之爲青州刺史好財利在州多所受納

盧勇爲齊州刺史好財利多所受納後行梁州事除散騎嘗侍爲夏陽太守段業告其在州聚斂被禁止送梁州窮治未竟遇疾卒於禁所

王紘爲北豫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民不堪患之

韓軌爲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爲御史糾劾削除官爵

廣陽王深爲鎮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爲嘗深子湛孝靜初爲冀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

崔叔仁爲潁州刺史以貪黷爲御史所劾與和中賜死於宅

崔季叔為齊州刺史坐遣人渡淮平市亦有賂賄事
 為御史所劾會赦不問
 隋靈貴為齊州刺史民饑穀米踊貴閉人糴而自糶
 之坐是除名
 張威為青州總管在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
 蘆荻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帝深加譴責坐廢於家
 王仁恭為馬邑太守時天下大亂百姓饑餒道路隔
 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廩賑恤
 百姓
 唐席辨貞觀中為滄州刺史辨雖有幹畧而性貪鄙

時所部長蘆令李太辨恣行侵奪賄賂盈門按察既
 知屢加誚讓大辨懼求媚於辨送縑二百疋羅三十
 疋以遺之辨遂納之反加顧遇事發詔朝集便臨觀
 而戮之大辨亦伏法
 李敬業為眉州刺史中宗嗣聖元年坐賊貶授柳州
 司馬
 左感意為廓州刺史開元二年坐賊杖殺
 張嘉貞開元初為定州刺史至州於恒嶽廟中立頌
 嘉貞自為其文乃書於治其碑用白石為文素質黑
 文甚為奇麗先是嶽廟為遠近祈賽有錢百萬嘉貞

自以爲頌文之功納其數萬
蕭執珪爲嵐州刺史盧季珣爲復州刺史崔憬爲銀
州刺史開元八年並坐貶詔曰先王制法度立師長
將以爲理也夫刺史者受方岳之寄爲吏人之表以
宣法則以樹風教故得人則河潤九里京師蒙其福
非才則虐流百城黎庶受其害所以漢宣云與我共
理者其惟良二千石歟中大夫前守嵐州刺史蕭執
珪通議大夫前守復州刺史盧季珣中散大夫前守
銀州刺史崔憬等各藉階資謬居藩牧不率法度情
匪在公憑此尸素贖其貨賄豈有奉條察之委居道

化之先顯利無厭貪以敗類固上行而下勦豈澄源
以正本有覲面目實虧風憲雖罪無所漏已寘刑章
而情頗難容宜從遠謫執珪宜除名配隸營府卽差
使所在馳驛領送至彼不得東西季珣可恩州司馬
憬可施州司馬弁員外置同正員卽發遣赴任仍頒
於郡國以勵在官
崔較爲河南尹開元八年貶代州都督受賄故也
李邕爲陳州刺史開元十三年車駕東封廻邕於汴
州謁見獻詞賦甚稱旨頗自矜衍中書令張說甚惡
之俄而陳州賊濫事發下獄鞠訊罪當死許州人孔

章上書救之請以身代邕罪疏奏會赦減死貶爲欽
州遵化縣尉彰亦配嶺南
盧暉爲魏州刺史開元二十九年坐贓詔云暉素是
妄庸幸承資地早升清列受典大藩不能勵彼公心
少申答効而咨其鄙識莫顧廉隅黷貨無厭蠹政斯
甚或增加賦歛或減截官錢入己之贓六百餘貫自
外所犯數倍於茲况又役使人工殆三十萬復有何
要輒化爲勞慢法徇私觸類非一朕志存撫育情切
好生特寬斧鑕之誅俾從流旌之典可長流富州百
姓與朕共理伊邇列城自頃以來每加優異凡在遠

近固合周知豈有受恩而不盡節炤鑒若此咸宜勉
之無或效尤自投於網

王琚爲鄴郡太守天寶五載坐贓詔云琚夙經任使
歷典藩條恃朝廷之見寬冒憲法而無憚凡所蒞職
罕著善聲自頃移官益彰喧訟志由貪敗政以賄成
所犯贓私動盈千計正名論罪合寘流刑宥過推恩
猶從貶任可江華郡司馬員外置
劉巨鱗爲南海太守克嶺南五府經畧採訪處置等
使坐贓下獄死

李宓爲雲南太守犯贓貶爲灋陽郡慈利縣丞員外

置

韋陟為河東太守天寶十三年貶為臨賀郡桂嶺縣尉員外置仍馳驛發遣陟天寶初自吏部侍郎出為襄陽鍾離義陽三郡太守楊國忠專政徵為河東太守本道採訪使陟以名位素著怏怏久失職及臨關輔莫有任用而性頗侈豪所蒞不修清廉之操遂恣其利欲盛以河東土物入饋權要為部人所發詔下御史訊鞠陟時朝謁在華清宮惶怖不安乃厚遺御史中丞吉溫求救於祿山事泄為國忠奏貶溫亦坐貶澧州長史

李巨肅宗乾元初為河南尹於城市橋梁出入車牛皆稅錢以供國用頗有乾沒士庶怨之後與妃張氏不睦張氏即皇后從父妹宗正卿李遵構之發其贓貶為遂州刺史

張萬頃為廣州刺史上元二年以贓貶巫州龍標縣尉員外置長任

李鼎自鳳翔入為衛尉卿寶慶六年貶為思州長史員外置坐贓也鼎守鳳翔以賄聞雖去職姦狀皆露既行賜死於路

李佚為宣州刺史代宗永泰二年坐贓二十四萬集

衆杖殺籍沒其家

黎幹大曆八年復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幹自以爲得志無心內理貪暴益甚徇於財色

薛邕爲宣州刺史德宗建中初盜官貨計錢萬萬殿中侍御史員寓因私憾而奏舉之故貶官無幾又配流象州

崔穆爲黔中觀察使貞元十一年部人告穆贓二十七萬貫及他犯遣監察御史李直方往州覆按

劉贊貞元十二年爲宣州刺史天下殷贍處也贊厚歛殖貨以務貢獻用求恩寵又不訓子弟童稚者便

以驕傲爲事

路愆爲涪州刺史貞元十四年以賊追奪兩官仍勿齒三五年

陽履爲永州刺史貞元十六年觀察使呂渭奏履犯贓令三司使推鞠履又表自言當州營備錢物上獻爲觀察使所鞠按令中使王文湊就州取履至京師三司使訊其所妄破用履云帝馬進訖及訊其馬於何人處買及價直齒歲履答狀馬至東西南北貴公子也今不知所在言馬齒歲按禮經齒路馬者當誅今不敢言其他狀款多如此類德宗悅其進奉之言

不責也但令免官而已
鄭式瞻爲衢州刺史貞元十七年死於州獄初鹽鐵使李錡於衢州卽山鑿銀式瞻誣銀工杖殺十餘人怨之觀察使舉奏發御史就鞠之坐贓二千貫笞四十流崖州詔未至而死
張登爲漳州刺史貞元十七年死於州獄登暴狼貪冑擅賦百姓沒買州人爲奴婢者三十人姦亂裨將家財非一其不堪有縊死者部人蔡化訴於闕下詔命就鞠遂幽死
陳審爲明州刺史貞元十九年坐贓配流崖州

臧渙爲韶州刺史元和四年以賄聞貶賀州司馬
王仲周爲明州刺史元和四年坐贓貶韶州司戶
劉文翼爲瀘州刺史元和四年坐贓貶爲崖州登蓬縣尉

陳當爲榮州刺史元和五年貶爲羅州吳川縣尉以坐贓故也

張恣爲將作少監元和五年貶爲朗州長史恣前爲蘄州刺史坐贓爲觀察使郝士美所奏
李少和前爲江西觀察使元和七年勅曰李少和職奉察廉迹乖周慎除替已後猶取公錢或交換未填

或轉移私費今除已填納贓數外尚欠三千七百餘貫身已淪沒不可徵收宜放免

李宙為丹王府長史元和七年以前任復州刺史坐贓貶為賀州司戶參軍

孟嘗謙為安州刺史元和八年坐在郡貪濁弋獵擾人貶柳州司馬

李將順為袁州刺史元和九年坐以官錢貿易以求利且擅興工役貶循州司戶參軍

李彥輔為簡州刺史元和十年坐贓貶韶州司馬
龐說為忠州刺史元和十年貶為端州司戶說嘗改

易其州庫門以內向用便迴貨故及貶

馬平陽為潁州刺史元和十年以貪虐貶為韶州司戶

夏侯至為汴州刺史元和十年以貪虐貶潮州司戶
李逢為台州刺史元和十二年坐贓貶康州司戶參

軍
啖異為集州刺史元和十二年坐贓貶封州司戶參

軍
崔祝為鄭州刺史元和十二年御史臺奏祝坐贓三

萬餘貫勅崔祝抵犯刑章宜加貶逐緣其身居憂服

未可授官宜且於康州安置待服滿日處分其賊充
進助者仍令度支收管本道觀察使覺察不早特宜
釋放祝於當州顧召行營車除充佑給付又擅出州
倉粟麥貴貨之以利入已及觀察使舉聞發御史按
之乃以助軍進奉爲名晝夜促進祝父老病聞御史
按祝竟以憂死祝旣除名所至遲留又錮身配流康
州
第五申爲資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坐賊貶連州司馬
崔勵爲邛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坐賊決杖流驩州
宋君平爲涪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坐賊削官一任

揚朗爲鄱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坐賊削官一任徵十
斤銅

唐慶前爲壽州刺史長慶四年刺史楊歸厚告論慶
違敕勅科配百姓稅錢及破用官庫錢物等事慶犯
正入已贓四千七百餘貫勅唐慶入已贓僅五千貫
據罪定刑實難全宥但以惟新之日政務從寬要示
含容俾從流竄宣除名長流崖州

李彤自鄧州刺史入爲司農少卿長慶四年貶吉州
司馬員外同正彤前在鄧州坐贓錢百餘萬仍自刻
石紀功號爲善政碑觀察使柳公綽以事聞故有是

命

元稹以穆宗長慶中爲浙東觀察使旣放意娛游稍不修邊幅以贖貨聞於時

梁張思慎爲蔡州刺史以貪貨大失民情

後唐李存儒爲衛州刺史爲梁將段凝所陷存儒控御無術誅歛州民防城之卒皆徵月課縱其歸去段凝知其若此夜渡舟師詰旦登城存儒不之覺

李鄴爲亳州刺史明宗天成二年詔配崖州長流百姓所在賜自盡鄴爲貪汙有奴爲人轉金與迴公道奴匿其金鄴知遂殺之其家人上論訴其私事遂

伏法

成景弘爲曹州刺史受倉吏百緡天成三年七月勅成景弘位列百城秩膺八命在旌旃而甚至於委任以非輕所宜均我詔條副余優寄而乃罔遵彝憲輒恣貪求差廩吏以非公取貨財而潤已纔行鞠勸果伏罪尤宜行竄逐之文以示澄清之道可貶綏州司戶參軍續勅長流宥州

韓知章爲漢州刺史天成四年以在任日恣誅求達於聖聰勒歸私第

盧質爲滄州節度使長興四年奏薦滄景觀察判官

斬詔雪得冤獄乞行恩獎詔父名儒滄州市井之富民也家財鉅萬前後鎮帥無不受其賂者先是應聖節斬儒來朝帝見之於後樓下儒因言其子詔爲本道觀察判官月限已滿乞量留一年帝卽從之又薦押牙郝寓帝曰寓乃何人朝廷事有大臣朕不自由爾無宜多言也詔商販之子不數年至本州從事質音生備位廉察而受賂薦許人士醜之

晉李彥珣爲坊州刺史高祖天福五年十二月犯枉法贓特勅免官彥珣从臨翟道苛暴不法結怨所部宜君縣民唐璘與李婦爭田彥珣納賄數十萬曲斷

李婦詣御史府上訴按詰伏罪法寺詳斷以

李彥珣須委分符不能求瘼既受贓而在

法合准符以定刑特與舍弘聊示懲戒宜奪一任官

送號州收管

周安審信歷許充二鎮所至以聚斂爲務民甚苦之葉仁魯爲萊州刺史貪暴特甚吏民不勝其苦受代且遷離本州及爲部民所訟下獄鞠之仁魯伏罪贓汗狼藉

趙鳳爲單州刺史以進奉南郊爲民率斂部民財貨爲人所訟

張顯為楚州刺史顯德五年十二月己丑賜死於都
城外顯發身戎伍累遷虎捷廂主歷登汝楚三州防
禦使在楚州日嘗隱落下推稅錢五十餘萬官庫絲
綿二千餘兩及縱其部下擾民民甚苦之為轉運判
官馮瓚所奏下御史府訊之得實寔寔於法焉

